急急歸鄉路 ■ 方格子

在那樣的夜裡，我累了，累得只想倒頭大睡，心想：只要躲入夢鄉的懷中，我就不必再與現實的無情對抗了。

忽然，天搖地動，樓友們尖叫地跑出自己的房間，害怕地聚集在一起，一會兒不搖了，她們還驚魂未定，我卻又已眷戀起夢鄉的溫柔了。

「鈴——」的一聲，劃破紛擾的夜。

電話的一頭傳來滇的哭訴聲，我立刻飛奔到她的宿舍，而心早為埔里的家人、親友，懸在斷崖的邊際，搖搖欲墜。等候著天亮，月娘的蓮步輕移，讓我們心中的恐懼之火，更熾熱、急速地燃燒；天微亮，我們即乘著統聯奔赴臺中，車速的緩慢，讓我恨不得搶上駕駛座；但我們卻什麼也不能做，在位子上，緊握著彼此的手，加油、安慰。然耳際傳來災情的報導，我忍了一夜的淚，流了下來。這是怎麼一回事啊！昨晚才打電話請媽叫我起床上第一堂的課，我卻為了她夜半未眠；那天到玄家的途中，見明月半圓，還興奮地告訴他：等待月圓，我就能回家了。他笑我像灰姑娘。

如今，全變了樣。

到臺中向朋友借了車，先到臺中的家確定妹妹們的安全，但貝竟然早在星期一就回到埔里了，後來我和君一起到市區，問往來臺中——埔里的小巴士司機們，所有的消息全是道路中斷。我不信。我生長在那片土地上，我是了解那片土地的，我一定可以回去。君說我太衝動了，要我留在臺中等消息或想安全的方法。別開玩笑了，我拋下淡水的

一切，為的就是回埔里，等消息，如今通訊全部中斷何時能有消息？漂泊異鄉遊子的心，怎堪時間等待的煎熬？沒有什麼安全的方法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走，和滇心中早有了最壞的打算，用走的也要走回去。君放棄了。我和滇以八十以上的車速飆上中投公路，心中吶喊著：不夠快，不夠快，我想要有一雙翅膀。

行經草屯，部分道路封閉，也有樓房倒塌，其實也好想繞到中興新村去看看，看看我心裡念的母校；但是，時間已是分分秒秒地追著我跑了。草屯鎮公所前的道路是一片慘不忍睹，可能剛好位於斷層線上吧！竟出現了那麼大的落差。稍作休息，馬上再上路。車速八十已是不可能，因接下來的路段，路面是如此的千瘡百孔，凹凸不平，還有多處斷層的地方，必須滇先下車才能衝得上去。經過雙冬時，我嚇呆了，青翠動人、群峰聳立的九九峰，她雖然依舊挺立，卻被強震剝去了美麗的外衣，她帶給我的震撼，是深沉的。相信滇也是一樣，聽到後頭傳來她的啜泣聲，我緊握著她的手，堅強一點（對她，也對自己說），無論如何，我們一定會平安回到家，只剩下一半的路程了。然而，我卻無法擔保我們的家人一定平安啊！

一路崎嶇難行，多處山崩或地基下陷，造成許多路段和山洞變成雙向通車，但所幸多數狀況都在我預料中，畢竟，我是在這群山中長大的孩子。

終於，回到我的家鄉——埔里。

進入市區，滇見到北環路的慘狀，路上我為她做的心理建設，馬上如眼前一棟棟的樓房，全盤崩壞。她哭喊著：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」我也慌了，但我不能哭，馬上轉到中華路，看到中華市場的情況，她哭得更慘（因為滇的家正好在中華市場和鎮公所連線的中間），我也顧不得安慰她了。到她家門口，一地的碎磚不堪入目，她瘋狂拍打著無

情緊閉的鐵門，我趕緊問在路旁的婦人，得知滇家人的所在，馬上送她過去，確定她全家平安，我馬上衝回家。忠孝路幾乎每個轉角的房子都塌了，怎麼會這樣？怎麼會這樣？這我一向引以為傲的家鄉，變了。原是嫵媚多姿的青山綠水，如今卻多了一道道山崩的痕跡，就像在我心上劃下一道道的刻痕，那種心痛的感覺，是無法撫平的。我的淚泉湧而出，再也無法假裝堅強，再也無法抑制了，我懷疑，雖是不到五分鐘的路程，自己真能走完嗎？

家裡的鐵捲門無力地半垂著。

一轉頭，突然看到一個人影站在路邊。真的是她嗎？抑或，只是我的錯覺？我強忍著哽咽的音調，輕輕地喊一聲：「貝。」她一抬頭，呆了一下，一臉不敢置信，馬上是滿頰淚水地衝向我，兩人相擁而泣，那恍如隔世的感覺啊！她趕緊帶我到家人臨時的避難處，爺爺、奶奶一見我就老淚縱橫；媽一聽到我的聲音，搖搖欲墜地走下車，將我擁得緊緊的，母女倆哭成一團，她竟還擔心我早上會來不及上第一堂課，更怕我住的「貧民窟」會倒塌，傻媽媽；一向堅強的爸爸，剛從家裡搬一些東西出來，我看到他因強力忍住淚水而扭曲的臉，我不捨地抱住他痛哭；哥哥呢？哥哥呢？在家裡搬東西。我馬上跑進去，他不習慣地摟著我，安慰我說：「平安就好。」雖然我們兄妹倆感情一向不是很好，但我為了他的平安脫困，淚流不止。

我堅持回來的決定是正確的，否則大家的心都是兩頭懸啊！此次的歸鄉行，除了求親友平安，就只求：無論情勢如何變化，總是全家人在一起。

後來我騎車將埔里繞了一圈，到每個親友家看一下，為了那份劫後餘生的感動，我們緊緊地擁抱著。確定大家都平安無事，我心中那塊懸在斷崖邊的石頭，終於確定不會掉下去了。

沒有燈光的時空，夜晚來得特別早，而山中的夜，更是不留情地透著寒意。

在箱型車中，和貝共擁著一張薄衾，聽她細細訴說整個逃生的過程，我的心，是一陣一陣地疼，萬般的不捨啊！多日不曾安眠的我，即使在車上不好睡，終於還是抵擋不住周公的召喚，沉沉地睡著了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楊阿姨來叫我們去鎮公所領補給品，我還迷迷糊糊、睡眼惺忪，就和貝一起去了。鎮公所前搭的臨時救難指揮中心是一片的人聲鼎沸，依序拿了些礦泉水，要貝先在車上等我，我再去拿；突然有位先生塞了一大袋的麵包給我，我嚇了一跳，趕快跑回停車處，才知，那位先生竟搬了一大箱的礦泉水和一堆餅乾給貝，還問我們有沒有要回臺北，可以載我們一起回去，我和貝都感動地哭了，只請他回到臺北後幫我們撥電話向幾位親友報平安。激動之餘，竟忘了問那位先生的姓名，我們懊惱不已，或許以後也沒機會報答他的恩情了，但我們在心中默許，要將他給我們的這一份溫情，再分送出去，即使是很微薄的力量，也要努力放送，去感染更多人，讓大家有勇氣再站起來，重建我們美麗的家園。

感謝天，讓我們全家人在此次震災後能平安地聚在一起，有一間小鐵皮屋可以住，還有清澈的山泉水可以使用，我們已經很滿足了。

有人說：「能活著，就是一種幸福。」所以我要當一個快樂的難民，拋卻不必要的哀傷，振作起來，盡力去散發我的光與熱，溫暖我身邊的人們；用盡我每一份心力，珍惜每一個今天；勇於表達自己的每一份情感與心意，無愧於人，無愧於我，努力地「活在當下」。